

考奖学金

张良在宋顿中学最后一年的年初时,我们开始给他选学校读高中。

英国的私立学校主要有两种,走读学校和寄宿制学校(所谓的精英学校)。寄宿制学校的学费是走读学校的两倍,但是寄宿制学校的教育质量要好得多。更重要的是,好的私立寄宿制学校可以提供奖学金,如果考上奖学金,学费实际上与走读学校差不多,所以如果张良要去私立学校,争取一个好的私立寄宿制学校的奖学金是我们的目标。

我查询了2001年英国A-Level的考试成绩,在最前面的有伊顿公学、温切斯特公学、威斯敏斯特学校和圣保罗学校。温切斯特公学离我们很近,只有十五公里,威斯敏斯特学校和圣保罗学校在伦敦,离我们家也有一百多公里,我们决定让张良报考这三所学校。

那年秋天,我们向这三个学校索要了有关报考的资料。这三所学校的人学考试很严格,要到校参加三天的考试。糟糕的是,这三所学校的考试时间几乎相同,都在第二年的二月底,因此不可能参加其中任意两个学校的考试,这样我们只能选其中一所学校。

这三所学校中,温切斯特公学可以为考高中的学生提供最多两个“学者”奖学金,奖学金最高金额是50%的学费,我们希望张良能争取最高的奖学金。

交了五十英镑的报名费后,温切斯特公学来信告诉张良,要他2002年的1月下旬参加3天6门课的考试,



成长故事

张兴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介绍了一个普通的小孩张良在国内和英国受教育的经历。张良在国内上了两年小学后,到英国的公立学校上小学和初中,后来获得奖学金,进入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这所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学校上高中。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是温切斯特公学唯一的一个获得该奖学金的中国内地小孩。毕业时,张良考进了剑桥大学。

同时再交一百一十英镑的考试费。因为张良打算在高中学理工科为主的课程,所以他还要参加英文、数学、物理、化学、一门综合考试和一门智力测验,每门课分为两部分:笔试和口试,最后校长还要逐一面试。学校同时寄了一套过去的考题,供他参考。

张良考试那三天我要上班,所以早晨八点半我把他送到那儿,下午六点钟再去接他。早晨我送他去时很忙,车在学院街临时停一下,他

下了车我就走。下午我接他时去得稍早一点,把车停在学院街,然后到校门等他。

一月的英国,下午六点钟天色已晚,我刚走进校门,看见一些考生出来,一个个穿戴很整齐,西装革履,有些还拿着各种乐器,可能都很有专长。很快张良也出来了,与一个考生边走边谈,仿佛已经很熟悉。宋顿中学的校服是套头毛衣,张良没有西装,考试那几天他穿的是一件深灰色的绒衣,头发很短,就是所谓的寸头,与那些西装革履的考生们格格不入。当时我有点后悔,觉得我们也应该为他多做点准备,至少也应该买一套西装,给面试官一个好印象。

三天考试后,我们问他感觉怎样,他觉得考试不是很难,也不能说不难。大概有四十人参加考试,每门课先笔试,然后口试。他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校长的面试。

校长面试的题目由抽签决定,张良抽的题目是“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他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题目,考虑了一会儿,讲了两点看法。一是它的弊病,他认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使各国文化变得很单一,比如好莱坞的电影风靡世界,而其他国家的电影很少,这样不利于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二是它的益处,他认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给各国也带来了发达国家的观念,加速了世界的进步。

在考前报名填表时,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考不上“学者”奖学金是否考普通班。张良填表时回答的是“不”。这样,张良必须考进前两名,否则就拿不到“学者”奖学金,也进不了温切斯特公学。

给杨振宁的信

杜聿明被卷进一个偶然的旋涡之中。

1957年,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获得诺贝尔奖。未久,蒋介石在台北召见曹秀清。几乎与此同时,周总理在北京派人到功德林与杜聿明联系。双方的政治目的是一样的,台湾和大陆同时等待着杨振宁博士的归来。

1956年,战犯管理处宣布可以与家属联系的当天,杜聿明首先想到他的妻子曹秀清。这位虽然比他大两岁但是来自貂蝉的故乡的女士,不仅替他生了3个女儿3个儿子,而且以榆林女子师范和南京法政讲习所毕业生的资历,在杜聿明任国民党第五军军长期间,分别担任第五军军人子弟学校校长和军人眷属工厂厂长。杜聿明爱她,与其说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倒不如说她是曾经与他同舟共济的忠实伙伴。为了她,杜聿明从来没有娶妾的念头。

然而,杜聿明只能给大女儿杜致礼写信。这位将门闺秀,无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1944年,她在西南联大附中念书,1946年,转入北平辅仁大学(中文系),1947年,受宋美龄保荐,到美国深造。杜聿明不太担心女儿的前途,惟独担心她的婚姻。当然,他多虑了。杜致礼早在1949年就结了婚,她的丈夫是在西南联大附中时的老师——杨振宁。

杜聿明的信是带着他的千叮万嘱离开中国的。他的信又是带着政府的千叮万嘱到达美国的。

对于杜致礼来说,她关心的是她的父亲尸骨安在的问题。所以她接过信,并不觉得



纪实文学

黄济人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在公安部的协助下,著名作家黄济人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神秘的公安部功德林战犯所的真实全貌。本书以原国民党战犯邱行湘的被俘和改造为线索,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康泽、文强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这个比军事战场上更为炽热、复杂和漫长的决战中改造从新的内幕。

这封信与每日收到的众多的信札有何不同,她甚至没有看一眼信封从而发现这封信是她的。她左手拿着信,右手与她的儿子下棋。一会儿,杨振宁回家了,她把信递给她丈夫,她的丈夫却把信递给她……杜致礼看见满纸虽然不够标准却是笔迹异常熟悉的中文草书,当着丈夫和儿女的面,情不自禁大哭一场。她当晚含着眼泪,给她在台湾孤岛上的母亲写信。起句是:“您老朋友非常关心您。”

曹秀清尽管对“老朋友”3个字心领神会,但她毕竟是肩负着台湾政府的重托,于1958年春天前往美国普林斯顿的。

较曹秀清稍早启程的是周恩来派来的杨振宁当年的老师张文裕(笔者注:后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于一九五七年秋天走进功德林。在功德林的会客室里,张文裕告诉了杜聿明当时还未见报的关于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敬请杜聿明以岳父大人的名义给杨振宁写一封信,由他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授奖仪式上代表中国政府向杨振宁祝贺时面交。

杜聿明直道此时,方才知道自己大女婿为何许人。他为大女儿高兴,也为自己高兴,更为中华民族高兴。杜聿明用毛笔在一张十六开的无格信笺上写下了如下文字。**亲爱的女婿:**

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民族的。你要注意政治。**杜聿明即草**

杜聿明感到为难的是信封上的落款。按照战犯管理处的规定,他们的通信地址是: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在多年的意识里,杜聿明自我地把“功德林”与“监狱”在文字表达上的含义等同起来,他不愿意让被灯火与镁光映照得浑身发亮的女婿在登上斯德哥尔摩高台上的时候想起自己的岳父此刻却生活在印象中的黑洞洞的监狱里,从而避免在杨振宁的心头对他的祖国蒙上一层阴暗的色彩,他决定启用过去在北京的住家地址:弓弦胡同二号。

杜聿明很快收到了杨振宁的复信。末句是:“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关怀!”

收账

果然,郭启东看见白胖的许半夏后面跟了个打扮得像街头小泼皮一样的小姑娘,很是奇怪,但见小姑娘长得眉目精致,眼光晶莹,很好奇,多看了几眼,没想到那个小姑娘就给了他一个很凶的鬼脸,趁许半夏与办公室里别的人握手寒暄的时候,恶狠狠地轻说一句:“看什么,色鬼!”搞得郭启东满脸通红,尴尬不已。许半夏其实一直暗中留意着高辛夷,把这话听得清清楚楚,但只是心里暗笑着不回头,当没听见,过一会儿估计郭启东的尴尬劲儿过去了,才坐到郭启东的办公桌前。

许半夏坐下就毫不犹豫地道:“裘总今天中午和我一起吃。”说了这个,便不再说下去。办公室里还有旁人,不能多说。果然郭启东脖子一挺,却又假装不经意地瞥了室内的其他人两眼,便起身道:“我们会议室说话。”

许半夏立刻明白,郭启东虽然与裘毕正明目张胆地斗法,但也只限于两个人之间,而他自己以后还得在这一行混下去,势必不能被其他人亲眼看见他的恶形恶状。可见郭启东还是怕的,有怕就好。

许半夏一声不吭地跟着郭启东到会议室,进门就笑嘻嘻地拿出童骁骑运输车队的账,递给郭启东,“看见裘总我才想起,我光顾着出差,都忘了来来找郭总结账了。郭总看看,是不是这些。”

郭启东一愣,不知许半夏是什么意思,明知道这几天裘毕正到处喊屈,今天没事找许半夏吃饭还能干什么,可是许半夏提了一下也不再提这算是什么意思?便盯住许半夏道:“你是帮裘



商战小说

阿耐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从浙江收废旧钢铁开始,许半夏一心想进入钢铁行业,面对国有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外省钢铁企业、本地小钢铁制造企业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许半夏巧妙利用这些企业之间的关系,周旋于各关系的关键人物之间,寻找商机。在“哥们”童骁骑和小陈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建立了在圈子内的信誉,完成原始积累……

总带话来的吧?”

许半夏只是笑嘻嘻地看着郭启东,道:“我的眼里只有钱,其他与钱无关的事我才懒得管。郭总,阿骑上个月的运输款我都忘了来收,今天给我好不好?不多的,也就一点柴油钱。”

郭启东冷冷地看着许半夏,他毕竟心虚,虽然吃定裘毕正,但知道别人未必就像裘毕正那么拿不起放不下,也不知谁给裘毕正出了个审计的主意,这才给人揪出他做的这些手脚。当时他还真

的吓了一跳,做了最坏打算,没想到裘毕正这就没了后劲,只知道耍嘴皮的到处喊冤,这才松了口气。这个胖子明显是想拿这事要挟他,让他尽快付款,否则的话,不知她会不会给裘毕正出什么主意。郭启东还是不想得罪许半夏,只有恨恨地接受威胁。郭启东不再说话,到财务室叫他们给许半夏结了账。

许半夏拿了支票,又回到郭启东办公室。这时办公室里已无旁人,只有郭启东一个,许半夏也没让高辛夷出去,只是笑嘻嘻地走到眼睛都不抬的郭启东身边,大力地拍了他两下肩膀,笑道:“郭总,一句忠告,别把人逼急了,否则狗急跳墙,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阿骑跟我说过,那里面可不是好玩的。”

郭启东不耐烦地道:“胖子,你少多事,帮裘毕正传什么话?!”

许半夏依然笑容可掬地道:“我说了,与钱无关的事我都懒得管。郭总,后面的日子每个月还是有这么多运输生意吧?”一边拿出支票冲郭启东亮亮。

郭启东立刻明白,这个恶棍是拿他与裘毕正的事要挟他不许生气,而且得把运输生意继续给她做呢,否则她会“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想到这里,顿时一口气吊在胸口,可又不敢发作。他坏就坏在懂法,他做的事裘毕正投鼠忌器不告发,事情被别人捅出去也足以立案,而立案的结果,可能真得进去那个不好玩的里面了。许半夏把话说得很明,因为裘毕正公司的好坏与她无关,因为她恨。

想到这些,郭启东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有气无力地道:“小许,除了春节前后没办法达到这个量,其他照旧。”

再要一个孩子

樊松子失眠了。自从成成出事后,她就睡不好觉。每天晚上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弄得老宋也睡不安稳。后来,她干脆抱着枕头睡到了客厅的沙发上。看过两次心理医生后,睡眠状况有所好转了,可今天她又失眠了。

她不断地想起成成小时候。她从床上抬起身子,第一眼看到成成,一个皮肤红红、头发黑黑的婴儿。护士说:“这孩子的头发真好。”她搂着成成喂奶,那柔软的小嘴用力吧嗒着。后来,就牵在手心里了,在身边一路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再后来,个头冲得比她还高了。今天她才知道,胎儿在子宫里的时候,原来是那个样子,像气泡一样透明、娇嫩。看着真是奇妙呵!

樊松子越想越兴奋,睡意跑得无影无踪。她干脆坐起来。月光趴在地板上,斜斜的一长条。一个念头突然像一柄锥子破空而来,刺进了樊松子的脑子里。

再怀个孩子!一个像成成一样可爱的孩子!她要亏欠成成的,统统补偿给这个孩子!念头一出来,就再搁不下了。樊松子很快拿定了主意。

第二天一早,她就开始付诸行动。仔细思量一番后,她决定先去找居委会的杨主任。

踏进居委会光线阴暗的办公室之前,樊松子在心里打了几遍腹稿。这件事似乎不怎么好开口。推门前,她先站在外面定了定神。走进居委会办公室的樊松子微微笑着,虽然笑容显得有些僵硬。杨主任抬头看见是她,一脸诧异。很快,老太太换上了亲切的笑容,大声招呼樊松子:

黑色的蚯蚓



悬疑小说

王芸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的姐樊松子与老宋的婚姻出现危机,儿子成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樊松子特别渴望再生一个像成成一样的孩子。新生命终于在她肚子里孕育,樊松子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这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扰乱了她的生活……

“快坐快坐,樊师傅,我正说哪天去看看你呢,你瞧我这忙的。”她面前的桌子上堆放着很多表格。说话间,她给樊松子端来了一杯茶。樊松子有点紧张,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水在喉管里打了个旋,响亮地滑下去。

她咬咬嘴唇,“是这样,杨主任,向您打听个事儿。”老太太忙不迭地说:“你说你说,只要是我能帮上忙的,没问题。”

“那个,是我一个朋友的事。最近,她的孩子生病没了,

她想、想再生一个。他们只有那一个孩子,不知道政策允不允许?”樊松子开始说得结结巴巴,后来流畅了,眼神恳切地望向杨主任。

老太太认真听着,跟着樊松子的尾音,她埋下身子,拉开一个抽屉翻找起来。樊松子看见里面装着一本擦一本的资料。翻了半天,老太太抬起头来,眼镜滑落了下来,一双满是歉疚的眼睛越过镜框望向樊松子,“那个,我再帮你问问。那个计划生育的册子不知弄哪去了,我问到了,马上告诉你。”

老太太执意要将樊松子送出来,樊松子一把将老太太拦在了门里,将门带上。外面阳光灿烂,她的眼睛被刺得不由眯起来。门内,传来老太太的一声叹息“遭孽哟”。

若是昨天,这句话也许会像子弹一样击中樊松子,嵌进心里。可今天,它成了软绵绵的棉花团,樊松子轻轻用手一弹,就弹掉了。

樊松子脚不停步去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她走路去的,走得很快,热出了一身汗。从计生办出来时,她的心情更好了。她得到的答复是“可以”。一路上,她的脚下像安上了弹簧片,轻快极了。

刚走到楼下,杨主任一路小跑追上来。“樊师傅、樊师傅,问到了。”老太太停在樊松子面前直喘气,头发湿贴在额头上,樊松子生出一丝心疼,伸出手拍拍老太太的背。老太太缓过劲来,“我刚才去过你家,你不在,我问过了,可以。”樊松子含笑点点头。

回到家,樊松子找出笔,在出门前列的一张纸条上,将政策一项后面画了个钩。接下来,她准备去医院。